

雪花片片仙樂飄飄

劉昌博

——中華國樂譽滿全美——

俗諺說：「牡丹雖好，須要綠葉扶持」，夜空裏沒有衆多的繁星，即烘托不出皎瑩的朗月。任何傑出的表演家，在舞台上如無樂隊的伴奏，他會手足無措，一籌莫展；因為，音樂是表演家的靈魂。

中華民國綜藝團在美國訪問演出時，在舞台旁側担任伴奏的，不是輕音樂隊，不是交響樂團；而是悠揚悅耳的中華國樂，在它的音符裏孕含有中華文化的特質。

因而，中華國樂是扶蘇繁花的「綠葉」，它巧妙地襯托出中華綜藝這朵鮮豔的「牡丹」的多彩多姿的演出。

所謂的「中華綜藝」，其內涵是由中國雜技、中國功夫、中國氣功及中華民族舞蹈「綜合」而成，珠連璧合，彷彿一襲天衣無縫的雲裳羽衣。

此一担任伴奏的中華國樂團，祇是「麻雀雖小，肝膽俱全」的小型樂團而已；它雖是「小型

」的，但却像一顆鑽石一樣，它所到之處，那怕是驚鴻一瞥，也會幅射出閃爍眩目的光芒。它初先是九人組成，而今尚有「八仙」在各顯神通。

該團的伴奏樂器，看來奇形怪狀：如笙，宛如一小細長短不齊的陳舊小竹子；如木魚，彷彿小孩子的玩具；又如揚琴，外貌像一塊多年的木板，幾根小絃子，竟能撥發出優雅多變的樂音。無怪乎，藍眼睛、高鼻樑的美國佬看了，要驚呼：「汪登福兒」，讚口不絕。

這些樂器發出的音符，有象徵和平的歡悅，有代表安詳的傾吐，自然，也有滿懷幽怨的細述；但是，絕少瘋狂的忿怒，更無像在雜貨店內打羣架所發出來的狂暴噪音。

因為，這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的心聲，從五千年悠久文化孕育出來的天使般的語言。

當我撰稿時（十一月二十一日），這一個小型的國樂團，它隨着中華綜藝團的母體，已在攝氏零下二度的寒冷天氣，冒着凜冽的朔風，沐浴

着滿天飛舞的雪花，來到美國落磯山脈中的一個奇異的地方——鹽湖城（Salt Lake City），它是摩門教徒的聖地；現在，這個奉行多妻主義教派的聖地，正被一層白雪覆蓋着，彷彿穿上一套晶光閃亮的白衣睡袍。

二十日下午，我曾去參觀摩門教大教堂，地上覆着兩三寸厚積雪，它的創設陳列室內，擺了七、八台十九世紀初期的古老風琴，是唱聖詩時的伴奏樂器。因為摩門教徒對音樂有偏愛，他們在流亡途中，經常以唱聖詩來沖淡痛苦。

我看到很多摩門教徒在大教堂內祈禱，聽到他們所唱出的第一百零五首聖詩：「我要把這塊迦南地方賜給你們，這是你們所繼承的土地；聖徒們，來啊！來啊！」聲音裏充滿莊穆的自信；跟我團的國樂一般，是天使之音，可以啟發發聲。

國樂團每位組成份子皆知道，我們是在一個偏愛音樂的教派的聖地演出和演奏。

當晚八時，我國在一列高大雪山半山腰的圓頂大建築物內演出，這座建築物即是猶他大學體育館，其圓形屋頂上堆積着一層亮晶晶微粒，它



教育部長蔣彥士(中)與中華國樂團全體團員合影。

不是附近大鹽湖(Great Salt Lake)盛產的白鹽；而是上帝要淨化這個罪惡世界的白雪。

雖然，雪花隨着半山腰的寒風飛舞，雖然，氣溫在攝氏零下二度；可是，這些摩門教聖地的觀眾，他們在此嚴寒天氣，似乎以宗教家的固執和虔誠，絡繹來觀賞我國的演出和演奏。依據票房的紀錄，當晚的觀眾有四千七百八十六人，當然，絕大多數是摩門教徒。

在我國優美美國樂伴奏下，特技、功夫、舞蹈、氣功等節目依序表演出來；在緊張刺激的節目如：「高梯雙鳳」、「高梯揚鶯」、「直上青雲」、「三接人」及「中國氣功」演出時，咚咚的鼓聲，扣人心絃。在輕鬆愉快的節目如「羣鶯飛蝶」、「踢盆特技」及「棒舞圈飛」進行時，琵琶、揚琴、大阮、笙等樂器，又奏出曼妙而悠揚的曲子。當「江湖兒女」出現，拳術、刀法、劍術、刀槍對搏，或棍槍火拼時，洞簫、琵琶及鼓聲，合奏出豪壯的音符，彷彿是歡送壯士出征的慷慨悲歌情懷。

尤其，朱氏三姊妹明華、明環、明玉的「三接人」拉接成功時，全場觀眾站起來鼓掌；此時，鼓鑼齊奏，宛如歡躍的凱歌。

在中場休息十五分鐘的時候，許多觀眾圍在國樂隊四周，欣賞這些奇形怪狀的樂器；他們感到新奇及不可思議。

一位世居鹽湖城的摩門教徒比爾·羅易斯(Bell Lows)利用休息時間對我說：摩門教徒在大流亡時期，翻山越嶺，在孤寂的荒野裏，在雪花飄飛的寒夜裏，對音樂的感受特別強烈。

比爾·羅易斯先生述說他們這一教派的「流亡曲」說：摩門教又稱末聖徒教會，教主是紐約州一個名約瑟·史密斯的青年，他自稱於一八二〇年一個大雪初霽的清晨，他踏雪在深林中祈禱時，看見兩位神靈向他顯靈，要他靜候基督福音的完全復活。

據說：過不多久，摩羅尼天使出現，對他說有許多金板埋在地下，上面刻着字跡，記述着北美古代居民的歷史。後來，他自稱因有天使的幫助，已把這些歷史翻譯出來；並於一八三〇年出版，定名摩門經。

約瑟·史密斯於同一年設立摩門教，教務發展迅速；總部幾經遷徙，後來移居依利諾州，並開始辦大學，擴建教堂。

摩門教因提倡一夫多妻主義，加上當時政治上及經濟上的問題，致引起居民的強烈反感，終至造成暴動。當地政府先把約瑟·史密斯兄弟關進監獄；不久，暴動的羣衆從獄中救出他們兄弟，在曠場活活把他們吊死。接着，依利諾州把全體摩門教徒驅逐出境。

摩門教的新首領布里格罕·楊格，乃率領被驅逐的教徒，渡過密西西比河向西部流亡，翻過荒草漫徑，崎嶇難行的洛磯山脈，終於來到猶他州的大鹽湖盆地。當楊格站在半山腰俯瞰大鹽湖及其附近的盆地平原時，他說「This is the place!」意即「就是這個地方！」於是，他們就在荒烟蔓草間，開天闢地定居下來，迄今已逾一百年了。

他們扶老攜幼地大流亡時，有一羣海鷗在天

空指引他們前進的方向，海鷗的鳴叫使他們感到不寂寞孤獨，增添了追尋理想的信心和勇氣。

我在鹽湖城，曾見到那座紀念海鷗的碑，朋友曾帶領我到楊格站在半山腰俯瞰大鹽湖盆地說：「就是這個地方！」這地方，已建立起高聳的碑塔，碑上有教徒們大流亡的浮雕。

下半場每個節目，在國樂的陪襯下，一個接一個的高潮，使這些摩門教徒的手掌都鼓腫了。

這一個小型的國樂團，能如此的令人着迷，使舞台上的表演者更能激起觀眾的共鳴；更能使愛好音樂的鹽湖城摩門教徒激賞，可謂遇到「知音」了。他們有如此的魅力，其原因何在？我要揭穿這個謎底。

初先，這個樂團由九人組成，國立藝專教授兼國樂科主任董榕森擔任指揮；每個節目所配的樂曲，也是他所製作。他除作曲和指揮外，還是一位傑出的國樂演奏家，必要時擔任高胡、南胡及打擊樂器演奏。

他雖是生長在中國南方（浙江省紹興縣），但却充滿了北方佬的耿直、爽朗及倔強個性，絕不拖泥帶水。他今年四十三歲，成名曲是「陽明春曉」。

我國在夏威夷及洛杉磯演出時，是董教授國樂團指揮；其後因他在國立藝專任教，無法分身兼顧，業於九月十六日先行離團返國。

以後，國樂團的指揮重任，就落在了一位芳齡只有廿一歲的張汝惠肩膀上了。別瞧不起這個女孩子指揮，她原是屏東師專國樂團資深指揮，她使該樂團在五次比賽中名列第一；她並指導另兩

位學妹擔任指揮，又使該樂團連續獲得兩次冠軍。

她儀容端秀，聰明伶俐，手腦靈巧，除擔任指揮外，還演奏打擊樂器，如鼓、鑼、鈸及木魚之類；單是鼓一項，就有大鼓、中鼓及小鼓之分。出場演奏時，她身穿淺粉紅色鳳仙裝，秀髮挽兩個髮髻，髻上各插一串桃花，極富我國古代淑女的風範。

她兩隻靈活的眼睛，要看清舞台上演員演出的動作，為加強演出效果，她要手腳並用地來操作打擊樂器，使節奏感明朗。演奏時，她的注意力要集中，手、腦及腳皆很忙。但忙而不亂；有時一天演出兩場，她的手臂都累的酸痛起來，經功夫組的「老師傅」們按摩及針灸後，又出場繼續演奏。

她出生於在台灣有「香蕉王國」之稱的旗山，已是廿一歲的大姑娘，仍帶有一片純真，愛哭、愛笑、愛做夢、愛幻想、愛爭辯；有時也來一點小小的惡作劇，撒嬌似地捉弄人。雖然，她喜歡旅行，但經常暈車、暈船、暈飛機，她却一一忍耐，現已在美國公路上跑了兩萬多公里，已慢慢地習慣了。

雖說她健談，喜歡交朋友，迄今仍沒有找到「知心人兒」；所以，她還要天涯海角地去追尋。

演奏揚琴的周素昭，是一個女孩子，今年已廿一歲了，她說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屬於那種性格的女孩子。她不喜歡表現自己，偏偏又要在成千上萬觀眾注目的舞台上演奏；她不是那種奇

裝異服招搖過市的女孩子，但她又不甘心靜悄悄地在屋子裏做白日夢；高興時會在操場的草地上打滾，傷心時會緊閉房門握着枕頭痛哭一場。

她愛看小說，常常替古人就愛，為小說上的感人情節，不知滾落過幾缸眼淚；她就是如此的一個充滿矛盾的女孩子。

她進入屏東師專後，即愛上國樂，五年來不斷學習；現在是我團的揚琴手，她擅於「調音」、「調琴」，但對於「愛情」的情絃，尚不知如何「調」法？此外，她還會彈古箏、拉胡琴及秦琴，還會唱流行歌曲；她常為優美的樂曲所陶醉，而忘記了吃飯。

她在美國的旅途中，常在車上高唱時代歌曲，也曾使人專心聆聽而忘記了吃飯。

這個樂團的老大哥柯際雲，今年四十八歲，在團中演奏大阮、三絃，全屬低音樂，一手兩用，頗不簡單。他現在服務於國立藝專，擔任會計工作。一九七三年曾參加我國訪問拉丁美洲十七個國家，艱苦的行程，使他頭頂上的頭髮越來越稀疏了。

在團中吹奏笛子的黃金泉，他的名字像是一個未來的「富翁」，黃金如泉水湧來，怎不成富翁？他今年二十歲，生性淡泊，不愛講話，也不想變成大富翁，却盼望能成爲一個音樂家或教育家。老實說：他如訴如慕的笛音，婉轉動人，不知打動了多少人的心絃。

吹奏笙的邱文惠，鼻樑上架一副近視眼鏡，臉上經常掛着可愛的笑容，看來像一個忠厚可靠的藝術家；因為女孩子和他接近就會喜歡他。這



綜藝團領隊（第二排右起第三人）與國樂團團員合影，第二排右起第四人為本文作者，前排中坐者為我駐紐約總領事夏功權夫人。左為國樂團女團員周素昭。

位瘦矮的小伙子，不僅很有勇氣，且是一個孝子，他說功名利祿如浮雲，能每天使父母開心，即是一種滿足；他認為要愛一個人，就全心全意，不顧艱危地去愛吧！被他愛的人往往也受他的感染。笙是一件形狀怪怪的樂器，他吹奏起來充滿了情感，餘音繞樑；這是他技巧純熟和專心所致。

蔡芬得這三個字，聽起來有些女性化；因而，大家呼他叫「阿芬」，他也不以為忤。其實，他已是一個年滿廿一歲的大男人，頗長的個子，文質彬彬。他演奏南湖，興趣十分廣泛，文學、音樂、運動及藝術，皆很喜歡。

高個子李坤山，在台灣最南端的一個漁村出生，自幼以海為伍，自信游泳技術高明，但也不太習慣在「愛河」中沐浴。他是一個情感純真，心地善良的優秀青年，演奏中胡，有時協助張汝惠演奏打擊樂器；所謂「打擊」只是樂器而已，不是真的要給人「打擊」。他們聯合演奏時，充滿了狂熱的情感，更能陪襯舞台上表演者的高超身手。

李徒演奏琵琶，一個斯斯文文的中等個子，常用一雙大眼睛來代替嘴巴講話。當他撥弄着琵琶絃子的時候，大珠小珠落玉盤，悠揚動聽。他的桌子技術甚佳，在團中找不到對手；他黑黑的皮膚，是南台灣灼熱的太陽在他身上留烙

的標誌，他是一個純樸的農村青年。

這個小型國樂團，隨着中華民國綜藝團的母體，已在美國訪問演出八十一天（截至十一月廿一日止），在三十個州演奏了七十二場，直接聽眾有二十萬零七千二百六十三人；在紐約他們會應邀在ABC電視台全國聯播節目中演奏，紐約時報在評論中對他們十分讚揚。

說實在的，他們雖祇是中華綜藝團的一部份，但他們和特技、功夫、氣功、舞蹈一樣，為國家盡了心力，爭來了榮譽，也使中華國樂譽滿全美。

這個小型樂團，有一個「小型」的願望，他們希望所演奏的樂曲，能使舞台上的表演者滿意，能使舞台下的美國聽眾滿足；這就是他們慶賀美國開國兩百週年的禮物。

（六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於猶他州鹽湖城）

河上人語

宋希尚教授著定價叁拾元

本書為宋希尚教授精心傑作，宋教授早歲獻身國家建設，參與導江、導淮、導河諸工作，勞苦功高，有「水利國士」之譽，全書收集記遊、記事、描寫人物等懷舊憶往之作三十餘篇，印刷精美，穿線平裝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。